

"Winkler ist ein großer Erzähler. Mit einer Mischung aus enormem Sachverstand und souveränem Schreibstil schickt er den Leser auf eine aufregende, erschütternde und nachdenkliche Reise durch eine Vergangenheit, die in vielen Frag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Wirklichkeiten immer noch Gegenwart ist. (...) Ein Meisterwerk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st Winkler gelungen. Ein solches Buch klappt man zu und will so gerne hoffen, dass wir fähig wären, aus der Geschichte zu lernen."

Wilhelm von Sternburg, Frankfurter Rundschau, Literatur Rundschau, 8. Dezember 2009

2016 年莱比锡欧洲图书奖

Geschichte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丁娜 译

[中]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第一卷]

— 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西方通史

"Winkler liefert ein Buch von hoher, ja sehr hoher Qualität. Winklers größter Vorzug besteht in der Gabe, eine flüssige, stichhaltige und überzeugende politische Darstellung und Analyse zu verfassen. Obwohl er Stilmittel wie Charakterskizze oder die unterhaltsame Vignette moidet, schreibt er nie langweilig oder unverständlich. Auch finden sich viele einprägsame Aphorismen. (...)

Winkler ist mit der besten – älteren wie neueren – deutschen, französischen, engl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gründlich vertraut. Wer nach einer verlässlichen, umfassenden und lesbaren Darstellung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Westens in der Neuzeit sucht, könnte nicht besser bedient sein."

Tim Blanni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2. Oktober 2009

"Was dieses Buch besonders macht, was einen ganz eigenen Sog erzeugt, ist die Anlage der Geschichte: die unterschiedlichen Erzählungen, die Einbettung von mehr oder weniger bekannten Ereignissen in den Erzählfluss."

René Augiah, Literaturen, Januar/Februar 2010

des Westens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以此书首次填补了一项早就该填补的空白，撰写了西方的历史：他所描绘的世界史宏图，其时间跨度从古代源头直至20世纪，他权威地阐述了此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各种政治思想的轨迹。

以罕见的大师手笔，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用生动的历史叙事，清晰提炼出西方世界的重大发展脉络。

"(...) ein intellektuelles und ästhetisches Vergnügen (...)."

Uwe Stolzmann,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10. Dezember 2009

“关于欧洲和西方的书籍往往很无聊，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往往政治性太强，而且每一页都令人觉得这些论断和历史似曾相识。但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的《西方通史》幸亏并非如此。……因为作者尤其具备两种品质：他会叙述，而且总能抓住重点。”

——《世界报》（紧凑版），2009年10月14日

“温克勒描绘、整理并评价西方发展的主线。……经他归纳，西方及其根基全部汇聚为一幅西方的图象。温克勒的叙述知识渊博、令人钦佩。他的《西方通史》第一卷结束于1914年，叙事生动而清晰。……该书首次对庞杂的欧洲历史溯本追源，剖析出西方思想的形成轨迹，然后凭借渊博的学识从中逐渐勾勒出西方的鲜明特点。这是一项非凡的，具有一定考古学分量的工作，为此对作者怎样称赞都不为过。”

——柯特·阿申布雷纳，《新苏黎世报》，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文学副刊，2009年10月12日

“一项巨大的工作成就，还不仅仅如此：现在它已经成为标杆作品。”

——《世界报》，文学世界，2009年10月10日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198.00元（上、中、下）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娜 译

[第一卷] Geschichte des Westens

西方通史

[中]

——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上

前 言 / 001

导 论 / 005

第一章 西方之形成：世界一部分的特征

- / 一神教作为文化革命：西方之东方起源 / 016
- / 早期基督教：宗教的熔炉 / 021
- / 一个上帝，一个皇帝 / 026
- / 两位皇帝，一位教宗 / 031
- / 帝国传承：帝国的神话 / 037
- / 基督教化与十字军东征 / 039
- / 神权与王权之争：教宗革命及其后果 / 044
- /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市民阶层的出现 / 053
- / 封建制度和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二元精神 / 056
- / 未能实现的世界霸权：帝国的危机与衰落 / 064
- / 个体对抗机构：早期基督教开始自我世俗化 / 067
- / 教派大分裂之征兆：教会统一的终结 / 070
- / 欧洲大变革（一）：西方的内外疆界 / 075
- / 欧洲大变革（二）：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 / 085
- / 排犹和焚烧女巫：中世纪晚期之社会矛盾 / 096

第二章 老西方和新西方：从维滕贝格到华盛顿

- / 路德宗和加尔文主义：新国家宗教 / 112
- / 三十年战争与欧洲和平 / 120

- / 对国家的反思：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 / 128
- / 从清教徒革命到光荣革命 / 143
- / 专制主义及其局限性 / 154
- / 1648年后的霸权与均势 / 157
- / 三权分立与公共意志：从洛克到卢梭 / 174
- / 对现状的批判：启蒙运动及其局限 / 220
- / 开明专制：要求和效果 / 230
- / 危机中的专制：法国走向革命之路 / 239
- / 经济变革：英国工业革命 / 248
- / 政治变革：美国革命 / 253
- / 法国革命前夜的欧洲 / 296

第三章 革命与扩张：1789-1850年

- / 1789：旧制度终结与法国大革命开始 / 324
- / 极端化（一）：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 330
- / 不同的反响：革命在德英两国被接受的情况 / 344
- / 极端化（二）：处于战争和恐怖统治中的革命 / 354
- / 举步维艰的稳定化：热月政变与督政府 / 370
- / 从第一执政到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 377
- / 大帝国与老帝国的终结 / 388
- / 从失败中学习：普鲁士改革 / 395
- / 费希特、雅恩、阿恩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形成 / 400
- / 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陆封锁 / 410
- / 拿破仑走向穷途末路：从西班牙“游击战”到对俄战争 / 414

中

- / 从陶罗根到厄尔巴：拿破仑首次下台 / 421
- / “宪章”与“百日王朝”：拿破仑最终倒台 / 426
- /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后的思想界 / 431
- / 回归均势：维也纳会议 / 442
- / 压迫与变化：1815年后的大国 / 450
- / 地中海地区的革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 / 467
- / 拉丁美洲的解放 / 480
- / 超级大国美国：从门罗到杰克逊 / 488
- / 托克维尔在美国：平等的时代 / 497
- / 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 / 502
- / 后续革命：1830年代的欧洲 / 509
- / 改革，而不是革命：1830~1847年的英国 / 523
- / 普鲁士的变化：关税同盟和王位更迭 / 531
- / 东方和莱茵河：1840年的双重危机 / 534
- / 饥饿的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 537
- / 处于1848年革命前夜的欧洲 / 544
- / 七月王朝的终结 / 552
- / 德意志三月革命 / 561
- / 中欧东部的革命与反革命 / 571
- / 意大利革命 / 581
- / 秩序先于自由：至1849年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 585
- / 统一与自由均成泡影：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 / 595
- / 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遭镇压 / 615

- / 非革命的演变：北欧与西北欧 / 620
- / 行政权的独立：法国走向第二帝国 / 625
- / 从埃尔福特到奥尔米茨：普鲁士联盟政策的失败 / 631
- / 回顾革命（一）：德意志 / 638
- / 回顾革命（二）：欧洲 / 644
- / 移动的边界：国际比较中的美国向西扩张 / 655

第四章 民族国家和帝国：1850-1914

- / 唯物主义对垒唯心主义：19世纪中叶的精神转折 / 694
- / 西方与东方：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后果 / 698
- / 西方在亚洲：印度，中国，日本 / 706
- / 从反动时期到“新时代”：普鲁士的政权更迭 / 717
- / 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大利统一 / 721
- / 改弦易辙：1859~1862年的德意志列强 / 731
- / 改革与扩张：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俄国 / 739
- / 脱离联邦：美国内战 / 745
- / 自上而下的革命：德意志二元性的终结 / 761
- / 波拿巴主义陷入危机：1866~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 783
- / 以改革来适应：1860年代的英国 / 791
- / 从北德意志邦联到帝国的创建：1867~1871年的德意志 / 799
- / 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起步 / 817
- / 文化之争：国家与教会的争执 / 824
- / 一个分裂的民族国家：统一后的意大利 / 828

下

- / 向帝国的敌人宣战：统一后的德国 / 833
- / 联盟的梦魇：俾斯麦的欧洲 / 850
- / 帝国主义（一）：从迪斯雷利到格莱斯顿 / 858
- / 帝国主义（二）：瓜分非洲 / 870
- / 进行巩固的尝试：1880年代的德国 / 890
- / 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处于改革与危机间的法国 / 900
- / 突然右倾和无政府主义：克里斯皮时代的意大利 / 907
- / 反动，激进主义，革命：1881~1906年的俄国 / 913
- / 现代先锋国家：世纪之交前后的美国 / 932
- / 跨国的现代：进步的非同时性（一） / 971
- / 考验：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发展 / 1002
- / 对后发国家的诅咒：1890~1909年的威廉德国 / 1014
- / 告别“光荣孤立”：1886~1914年的英国 / 1032
- / 激进的共和国：处在反犹太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法国 / 1050
- / 民主化与扩张：焦利蒂时代的意大利 / 1077
- / 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进步的非同时性（二） / 1089
- / 镇压与前卫：1906~1914年的俄国 / 1107
- / 战争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1909~1914年的威廉德国 / 1122
- / 萨拉热窝及其后果：从七月危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1136
- 20世纪初的西方：回顾与展望 / 1185

缩略语表 / 1197

人名索引 / 1198

地名索引 / 1234

译后记 / 1255

征战俄国的可耻结局对所有不满拿破仑统治的国家都是一种鼓励。首先开始行动的是普鲁士的约克将军（General von Yorck）。在克劳塞维茨的极力建议下，他于1812年12月30日——在国王不知情和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俄国迪比奇将军（Diebitch）签署了《陶罗根协议》（Konvention von Tauroggen）。该协议规定让约克指挥的一个军团暂时保持中立，从而解除了因普鲁士与法国间的协定而强加给这支队伍的援助法国的义务。此前沙皇曾承诺，俄国将把战争继续下去，以达到恢复普鲁士和解放欧洲的目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仍需要三周，才敢带头与法国决裂。1813年1月22日，国王从被法国占领的柏林前往布雷斯劳（Breslau）。从那里他于2月3日呼吁组建志愿者猎兵营，六天后下令取消所有（有限适用的）征兵豁免条例，并最终于2月12日安排进行全民总动员。

这期间普鲁士与俄国之间的结盟谈判有了新进展。两个大国达成共识，沙皇帝国应得到直至1807年属于普鲁士的波兰地区，而普鲁士作为补偿获得德意志北部领土，特别强调不包括汉诺威。在此基础上，2月27日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在布雷斯劳签署了同盟条约，次日库图佐夫元帅在俄军位于卡利什的大本营签字。

两周多后，沙皇亚历山大于3月15日进军布雷斯劳。紧接着普鲁士对法国宣战。3月17日，国王腓特烈·威廉以通俗的语言发表《告吾民书！》（Aufruf an Mein Volk!），他在其中说，个人的牺牲无法抵偿神圣的家园，“我们必须为她去争、去赢，如果我们不想停止做普鲁士人和德意志人的话”。正是这种对普鲁士和德意志荣誉的呼吁，促使费希特写下了《1813年春一篇政论文草稿》。又过了一周，库图佐夫于3月25日公布了由卡尔·尼古拉斯·冯·雷迪格（Karl Nikolas von Rehdiger，施泰因男爵的一位下属）执笔的《卡利什公告》

(Proklamation von Kalisch)。该公告答应让“德意志诸侯和人民”回归自由和独立，“重建一个令人尊敬的帝国”，甚至许愿给重生的德意志一部宪法。该宪法应该是“从德意志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精神中产生的”杰作，“全体普鲁士人的皇帝”会答应出手保护它。

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为“1813年精神”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但是，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相比，普鲁士的爱国主义在德意志北部和“普通老百姓”当中更深入人心。与传说中不同，踊跃自愿参加自由军团的主要不是大学生，而首先是青年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由17岁至40岁符合服役条件者构成的后备军中情况更是如此。正规军、志愿者猎兵和后备军人“在上帝保佑下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是腓特烈·威廉三世亲自拟定的口号。他和1810年去世的路易丝王后代表着祖国，此外还有大选帝侯腓特烈大帝，而不是“舍鲁斯科部落的赫尔曼”或女性象征角色“日耳曼妮娅”，后二者那时刚开始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标志形象。

就连普鲁士国家的改革派领军人物也不是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其1807~1815年间写就的有关德意志未来的著述中，施泰因男爵的立场更接近政治浪漫派那古色古香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时髦”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的爱国主义。他从未打算让奥地利在普鲁士治下屈居第二位；相反，他希望这两个德意志强国间能和睦相处，从而抑制其他德意志诸侯的影响。“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牢不可破、连绵不断的共识与友谊”作为德意志“国家联盟”的基石，主权诸侯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这正是威廉·洪堡在1813年《德意志宪法备忘录》(Denkschrift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中所关注的问题。哈登贝格在1806年认为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组成的德意志联盟是值得追求的，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不属于普鲁士改革者的追逐目标。

解放战争的最初战役发生在1813年4月和5月。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的大军，并率领这支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其中包括在大格尔申

(Großgörschen) 和包岑 (Bautzen) 的胜仗。1813 年春季奥地利还没有加入战争。克莱门斯·文策尔·梅特涅侯爵 (自 1809 年起任外交大臣) 一直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扮演老实的中间人角色。在他看来, 1812 年以来俄国对奥地利和欧洲构成的威胁要超过法国。但正因为如此, 奥地利不能与俄罗斯帝国闹翻。

1813 年 6 月 24 日, 梅特涅说服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赖兴巴赫条约》(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 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把华沙公国割让给俄国; 恢复普鲁士; 把伊利里亚, 即达尔马提亚地区归还给奥地利; 承认汉萨同盟城市和北德意志部分地区的独立。若拿破仑拒绝这些要求, 奥地利将出兵 15 万加入反法同盟军。由于法国皇帝不出所料地拒绝了所有要求, 哈布斯堡君主国于 8 月 12 日参战。三个星期前, 瑞典在 7 月 22 日与普鲁士缔结了军事联盟, 并同意派 3 万人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斗。

反法同盟扩大后, 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 (Blücher) 于 8 月底在大格尔申和卡茨巴赫 (Katzbach) 河畔再传捷报。奥地利人不太成功: 8 月 26/27 日由施瓦岑贝格 (Schwarzenberg) 指挥的波西米亚军队在德累斯顿附近被拿破仑打败。此后盟军最终占了上风。10 月 8 日, 拿破仑遭受一项政治上的重大失败: 在 (全部按照梅特涅的意思拟定的)《里德条约》(Vertrag von Ried) 中, 巴伐利亚宣布退出莱茵邦联, 并允诺派出 56000 人加入盟军一方参战。对其放弃蒂罗尔, 条约答应予以别的补偿。大约一周后, 历时四天的莱比锡战役打响, 10 月 19 日盟军打败拿破仑。一些萨克森和符腾堡的军队在战役中倒戈, 让人得以看清莱茵邦联的内部状态。1813 年 10 月 30/31 日它正式解体。

直到莱比锡战役失败后, 拿破仑才为西班牙的冒险 (也是他五年多前走下坡路的开始) 画下了句号。英国人在维多利亚 (Vitoria)、圣塞巴斯蒂安 (San Sebastian) 和潘普洛纳 (Pamplona) 获得胜利后, 法国皇帝只好承认事实。1813 年 12 月, 他在一项秘密条约中确立被拘留在法国的

斐迪南七世，前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为西班牙国王。此前的国王约瑟夫·波拿巴还需要几个星期，直到1814年1月他才接受了失去王位的现实。随着斐迪南的回归，1814年3月西班牙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开始了。

在西南欧洲旧的权力关系得到恢复时，在北欧则产生了新的态势。1814年1月丹麦王国，拿破仑的前盟友，因《基尔和约》(Friede von Kiel)不得不将挪威割让给瑞典，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它曾与挪威组成共主邦联，瑞典得到挪威是作为它失去芬兰的补偿。曾属于挪威的法罗群岛(Färöer)、冰岛和格陵兰岛(Grönland)则留给丹麦。

新的瑞典—挪威共主邦联在经过十个月的延迟后才形成。1814年2月，此前的丹麦总督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Christian Friedrich)王储被推举为挪威国王，宣布选举制宪会议。1814年5月19日他宣誓效忠两天前通过的宪法，根据宪法挪威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由于盟军不承认新的王国和瑞典最终诉诸武力，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于1814年11月初退位。挪威议会选出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为新任挪威国王。两国的共主邦联一直延续到1905年6月经公投才解体，由于国际法在外交和军事方面赋予国王的一些权力使它具有政合国的某些特征。在盟军的敦促下，1814年5月通过的挪威宪法得以保留。按照当时的标准，1814年11月4日的修订版也是一份相当先进的文献，美中不足的是：路德宗被保留为国教，耶稣会和修道院不被容忍，而且“犹太人仍旧不许踏入王国”。

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事件笼罩在战争最后阶段的阴影中，这是盟军对拿破仑法国进行的战争，盟军中现在也包括原莱茵邦联国家。1813年12月底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从巴塞尔和科布伦茨(Koblenz)跨过莱茵河，向巴黎的挺进要比预期的更为困难，一共用了三个月。和平条约的政治准备工作也困难重重：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像梅特涅一样，为了新的欧洲均势愿意尽量小心翼翼地对待法国，而沙皇亚历山大则认为推翻拿破仑是当务之急。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英

国于1814年3月9日在《肖蒙条约》(Vertrag von Chaumont)中达成一致的内容完全符合伦敦的初衷：战争应该全力继续下去，法国的边界要恢复到革命前的状态，那种状态曾一直维持到1792年。

盟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3月30日巴黎投降，3月31日沙皇亚历山大和国王腓特烈·威廉率领他们的部队进入巴黎。1814年4月2日，此前一直无条件服从拿破仑的宪政机关参议院决定废黜皇帝，同时宣布波拿巴家族的皇位继承权无效。两天后，马尔蒙(Marmont)元帅于4月4日带领12000人的精英军团投降盟军。

最后一直在敌军后翼作战的拿破仑，直到4月6日(经过与忠于他的元帅们的长时间磋商后)才决定接受盟军无条件退位的要求。盟军允许他保留皇帝称号并拥有离托斯卡纳海岸不远的厄尔巴岛(Elba)的统治权。5月3日，根据同盟国之间的协议今后应该成为法国首脑的路易十八，曾经的普罗旺斯伯爵路易·斯坦尼斯瓦夫·沙维尔(Louis Stanislas Xavier Comte de Provence)抵达巴黎。他是被处决的路易十六的弟弟(出生于1755年)，1792年起他成为忠于王室的流亡者们的领袖。(官方承认的“路易十七”是路易十六的儿子路易·夏尔[Louis Charles]，1795年他10岁时因监禁病死在监狱。)

为了让法国人与波旁王朝和解，1814年5月30日的《巴黎和约》(Pariser Friedensvertrag)条款堪称温和：法兰西帝国不仅保留了1792年的版图，也就是说包括整个洛林和阿尔萨斯，此外它还获得了普法尔茨的兰道(Landau)以及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和萨尔路易(Saarlouis)周边地区。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就欧洲的和平秩序进行协商并做出相关决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和约》已经先于维也纳会议做出了决定：奥地利为自己赢得了威尼托和伦巴第大区，比利时与荷兰应在奥兰治王室统治下合并成一个王国，德意志则将成立一个由独立邦国组成的邦联。⁴⁸

法国无须害怕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会导致一场社会动乱。1813年2月1日，路易十八就已郑重宣布，他将不会质疑1789年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大革命以来土地占有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而且最大和价值最高的土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手中：1820年代，十分之九的人口只拥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而1%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超过30%的土地。在有产阶层（即商人和企业主）中，法兰西大帝国在1814年前的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失去了其依靠作用。自从这个“泱泱大国”从拿破仑的征战中无法获得额外的“荣耀”后，也就没有什么能让公众对经济危机和国家财政的糟糕状态视而不见了。中产阶级异常清醒，他们不会试图再次推翻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路易十八若想得到法国人的支持，自然必须做一些拿破仑以他自己的方式已经做过的事：他必须秉承传统。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意味着：继承1789年以前的传统，创建“帝国贵族”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对路易十八而言，关键在于与刚刚结束的过去划清界限，减少革命与拿破仑时代的严酷。保证革命后的财产关系不受质疑仅仅是向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是一部宪法，它将保障一些革命成果，如个人权利、权力分立和当选代表参与立法，并以此显示出它优于帝国的实际宪政。

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签署的《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是一种历史性的妥协尝试。君主再次仅仅是上帝恩典的国王，人民或国家主权不再被提及。国王手中握有行政权和立法倡议权。他任命大臣、官员和法官，他指挥军队，宣战并缔结和约、同盟与贸易协定。两院参与立法工作：上议院(Chambre des Pairs)由国王任命，下议院(Kammer der Deputierten)议员任期五年，他们根据资格性选举原则选出(其后果是，到1830年整个法国的“选举人”数目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人)。两院可以请求国王，就它们所指定的议题提出立法动议。它们